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二目録

傳行狀

雞肋集卷六十二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為文詞甚敏未冠曄然有聲於同列間

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邉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旰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

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
文字殊儒臣喜客遊其門皆一時豪俊名士而尤深敬
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録司
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
倒無不至而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而洞亦
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髙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
文學宜為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
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歳

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謚執中榮靈其孫訢於朝詔孫抃等復議廼改曰恭洞復駮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

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為言后既没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没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

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
院上方鄉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為知經
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
復賜詔奬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
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疆者冒占弱者
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
東路民富蠶桑敵中至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内地不
慮洞奏今滄景敵可入之道兵守多鈌敵時以販鹽為

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師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為德而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

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咸以為言遂聽政差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

跡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
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
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縁是痛詆
呰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
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
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
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
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

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旣罷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棣州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為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有遠

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為如仲通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奮無不言亦可覩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葢遺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為高慷慨喜别白是非者則以為招名而近禍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

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鄄城縣人諱堯臣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

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
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即能為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為
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
族父没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迎
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即自請往衆猶難焉特
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
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弱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憖
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即捨去調曹州竒氏

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叅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闗詠與公不買一毫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免官且檄叅對公憤然陳書使者曰詠無罪而虛其廨居詠卒得

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為河中府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之即日召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為大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既奇其才數與論天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禄寺丞充審刑詳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等庫或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刖代死刑之輕者公言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畏死若但刖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事乃寢

又論禁軍亡律疏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稍附律疏其期歳可活壯夫命數千因収其用後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

又論商貨犯禁至黥配非國籠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歳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貫而捍鬬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逵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

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即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為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為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為删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

德郎為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奸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觖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俔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鞫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官曰如此乎則以為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

曰某追某鞫某繹上下猜質嚴於合劵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牘即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態若是不惟傅致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為土石且失邉計弗已則請没

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都稅院欄頭甲紿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貳呂孝廉以為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留守洛奏為神宗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之元年詔舉直言

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洺州水浸城且壞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急修捍則

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河南北為二城北為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為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額

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且仍舊
朝廷深然之而議不决先是宗室租免女聽編民通婚
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
不爲官戶益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
國壻自召商較財幣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
牢而食者爲夫婦非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
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
御史復論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卹人

於是利害陳請惟恐阻閡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没之不多誣枉赴訴惟恐深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為忠厚昏暴病民非贓汙皆一切容養此為害之大者復論御史呂衎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其為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為尚書右司郎中尋知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陜府西路轉運使入對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

矣時方患陜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脚稅朝至國夕為錢既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留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為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幣平不行攝帥平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讙舞既去遮留不得行歸朝為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為光祿卿權兵部侍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

知汝州謝不能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没于頴昌府之私第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黄溝鄉臨黄村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子開承務郎欽禹舉進士欽禹蚤卒三女長適瀛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録事參軍馬希説次適承議郎充祕閣挍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八人所爲詩文奏議

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為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内百日為凶葬不禁外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乙下其議禮官亦不行為人忠恕不欺恬澹寡嗜欲學問以誠身為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於菲薄猶恐

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慸不足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悔此其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吝為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黄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

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

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訃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祓褫考次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為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為

李李之字或為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為梁武昭王暠暠之後為唐故李氏蓄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革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為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

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為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户叅軍内邱令李冕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

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槀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霪京師㔶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優等矣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

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畀者不止其畀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亳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為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宅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為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顧還之於農商無以為吏則吏讋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

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顧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

試神宗皇帝內出孟子為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㐺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㐺之齋宿於南郊絫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陜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為請務信且速潞國公文彥博以為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

異會慶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為奴婢緣從之縁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為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傳淮海為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為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

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言刱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為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為河渠律歷選舉等志文褎事詳人以為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

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會郭逵奏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至其所五十里而近至其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為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

英宗乳母也時孫沬王存顧臨在坐曰内制不以屬代
言者而以命子畀眘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
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
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
侍立上顧益溫藎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
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
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
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

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録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為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為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灝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顧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

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
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
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比
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没
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為翰林學士時錢藻充
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
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荅詔已用卿者上
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

直欲宣借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宅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禄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叅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滞就質之

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
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
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
政事文學論議為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絶
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初御史中丞許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
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
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

臣何為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神宗不豫久執政入
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
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
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
何珪徐曰上自有子然須垂簾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
有異者禹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為皇
太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即
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

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絶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乆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歳飢奏給祠部牒振饑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歳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

官朝廷從之為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纖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寬易不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為之立生祠召還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欒鄗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怨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

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為宣
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
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
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
舉杭州洞霄宮起為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
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
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為
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

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宅館愬請避位上勑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勑牓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没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益應斬者四千人公曰亾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亾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

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閻踰年應朞敘公令中書撿舉議復沮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駮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為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

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毋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寃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因為竒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留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甞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韋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禄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

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太
常議迺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
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
公協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纍起滯廢稍復其
舊恩數秩品士氣為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
為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
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
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

外益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
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
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
字付從姪keys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莫或報申
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為執政遍踐三省勲封
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
為人寛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
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

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為餘事尤蚤為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為式既知制誥為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册瓌雄雅奥睟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葢

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収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次禠承務郎三未名而亾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邁承奉郎次承遘承務郎次

丞造未仕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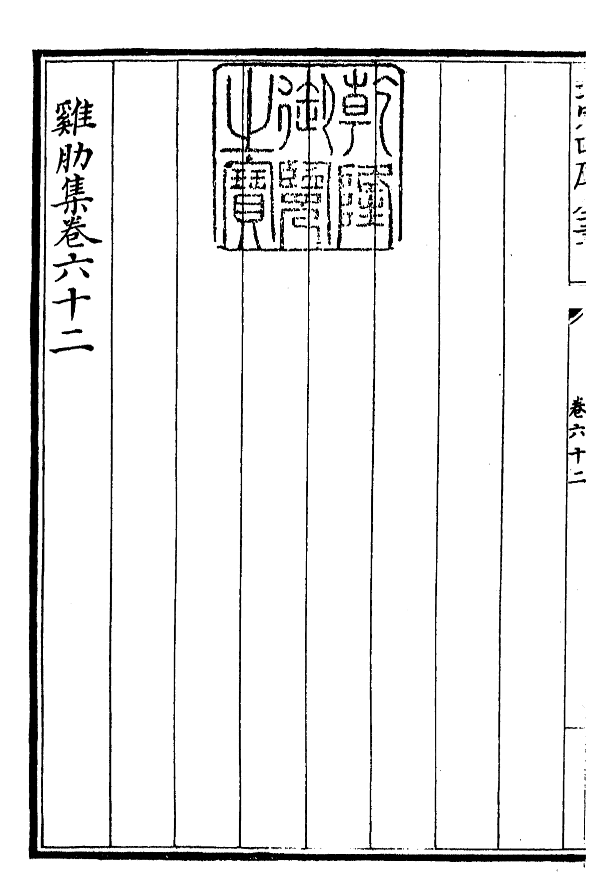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郪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録事參軍曽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

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為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為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郡牧判官没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為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其歸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

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于閫非晨昏定省祭祀烹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姒娣曰是宜爲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泣官有聲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匶自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有乏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

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說滋
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於京師享
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封壽安縣太君
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端義奉議郎監在京
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
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叅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
子長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
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

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三人葢天人之福禄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雞肋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雞肋集卷六十三目録

墓表

雞肋集卷六十三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蟬聯非少長山林人

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為絫佐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為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

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為文詞捷敏如水就下縣耳行遠干將立斷無肎縻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蹙頞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益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為開

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為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為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

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頼川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滁間善為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叙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為宰相居士以布衣

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逶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完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訐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

與世闊不復自金玉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為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趯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

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益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詘臣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長短不能相效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為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為吏昔魯

肅論龎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未陽之間至其言克涪作樂非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為晁氏婦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善士貫之巳得科名為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始以書

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廹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為文表旌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没施為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為不朽系曰

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傅說以其事業没而上比於列星之光何

必傅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隕于霜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亾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府君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儵然如平生問何之曰今為

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即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為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為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其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思廼叙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

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予實為文表
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
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
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
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
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曽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
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昪
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

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為太原府司理叅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當為楊叅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為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嘗薦其録事叅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誚千之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為愧千之蹴踖曰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

官歲大飢盜蠭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喻首減所全者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行其家河決曹村灉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場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纂極復為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

於此故恩不及考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卲墓不憾矣無幾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卒子三人涓滁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興未艾也其没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為善人怙而没為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為民命是謂不泯

其動於怪𢃄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
没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没無封於爾土
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徳全畸於人而侔
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
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
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
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

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迺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蓧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

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恥惡衣惡食而不恥而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拯俗壞故范雎因固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於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與等輩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

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屩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壓里工駔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濵牛羊鳬雁之所牧集蒲栁翁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聞河上公今見濠上

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
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種蓺養生備荒之事
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為上其書朝廷請頒之
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
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
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
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
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

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亾一夕過所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為一富家子呂怛𥧌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誣

雞肋集卷六十三

雞肋集卷六十四目録

墓誌銘

雞肋集卷六十四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烝為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為衮衮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

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闥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拖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是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紹聖三年

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迺相與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叙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畀且不肖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於地則誄且稱諱亦

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禄大夫諱某父也光禄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真宗為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即以才稱故宰相王公珪為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光禄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鉤撿出入摘其積

年奸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為縣矣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棄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為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賛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

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偽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山飦僧所過邀饋犒初謁見公公即知其欺語吏隨至館捕之得偽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宫監東嶽南嶽廟皆寓濉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為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

未語胸中之膠擾者已定譬諸飲氷内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第朝請郎端介宣德郎端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録事叅軍高公秉孫十人曰資之登進士第相州司理叅軍順之完之頌之癸之述之疑之頡之執之憓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

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為人忠信平夷寛裕不矜伐趨事静以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賙之恐不足其罷均州尚彊即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為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昔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歴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盍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殁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為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偽者幾得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生世役役没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没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粤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銘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葢出漢

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為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為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窮以侍讀任為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令

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並海亡城郭歲賦竹葦為藩颶風至飄卷為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甓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為式宣徽馮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為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

重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事隷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為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

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
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
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廪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
資焉尤為太師文公司空吕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
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
必伯夷必顔淵故後世之為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為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巳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聞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為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其後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袒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為祥符人仕本朝為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勲勞於

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師古光禄生君光禄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禄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

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為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陜衝卒苦於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闢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慼然誠苦於

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竢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没官令出而辦比輸

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
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
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
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
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
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
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
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

州使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滅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歙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宫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

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奬諭擢提點廣南東

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粤都會守俸月七萬守
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
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為撤樂其忠厚如此
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
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絶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得疾
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即位遷朝請
大夫賜三品服勲上柱國為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
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

隸喜為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益以訓辭
名之曰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
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
尉逾鄭州司户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
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録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
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
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

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亾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者事昭陵為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謚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贈左武衛上將軍而

君亦㓜用恭壯蔭爲左侍禁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
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
常寺奉禮郎未幾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郭有
瀦水歲比溺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
患除簽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毋篤疾應減死守
宋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此
知君累遷光禄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
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歲無

死罪因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
累遷祕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
議擇丞上曰高旦可既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
同列旋以讒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
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為首者喻使去
事聞安撫使檄治之君為言衆不可驚卒論為首者而
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

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撰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為人孝弟恭寛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為室成指其巢曰是却三分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邉功以竢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

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敎以戰其計皆深遠為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亾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内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録事叅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遏村之原補之先君於君為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昆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粤有功在人自昔恭壯卜浚都之南曰考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軺字君棐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温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叅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之曰汝當以文顯即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梯屋就月視書無幾

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為奸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邉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鋭未可大將葛懐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先馳之軍盡没或走入塞者猶道懐敏臨死而悔曰坐以書生

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毋老與諸子安士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毋或欲以事疵帥者擿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事發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閒朝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擢知

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文案如山守倅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獄為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為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勲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古内黄尉仲宗彛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

宗壽揚州録事𠎝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塢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

知性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韓公璹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詁之女夫人幼警惠嘗閱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瞱然夫人以儒

者妻在末座衣無繢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

苦風痺侍疾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

仕寖顯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禄美

矣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

有六初夫人未弃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曰無苦

既而遂瘳晚尤燕静將没無戚容曰生必有終也韓公

後貴為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郡君又追封文安

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

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師宣德郎祇嚴瀛州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孝我夫曰匪予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受惟死死能不憂男子之美我為此詩

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彤

安康郡君龎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龎氏紹聖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柵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天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龎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頴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

功在王室夫人考也妣暹氏秀國夫人初潁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潁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潁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録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爲陜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聦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扳

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户參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既迎夫人還自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槀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没且瞑西向卧諷彌陁不絶口亦異矣為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為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貲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

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易以大家子為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為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難而裕惟麗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

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囏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昔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跽於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參軍以卒贈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

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禄歿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
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組音樂凡女
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高材篤
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
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
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
笑語如平時竟以歿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
子損之臨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卑不誄尊然婦

人無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撰所知以成太僕之志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攷云銘曰

蕙茝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為器物各求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笄其委佗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緶兮及深松為城兮石馬吾宮旁兮瘞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為可窮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旣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參軍開封縣尉王畿賦省民墮不力穡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喻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録事參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爲轉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

昊擾邉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甚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理寺丞知兖朐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夷獠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决君因其俗為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兖州又簽書永康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戍兵以糧惡譟營中欲為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

倉儲惡非知軍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麴院且用之會疾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為人質厚不苟合既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人稱其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戶參軍丕亘至皆學問自

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既卜居
矣乃奉君之匶以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
鄉壇山之陰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
罕宜補之塲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土死
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
雖亾不其存

雞肋集卷六十四

雞肋集卷六十五目録

墓誌銘

雞肋集卷六十五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叅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為銘補之泣曰姊為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為可信者而已

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為鼂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鼂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駰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葢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懸自少不

妾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姊若妹則皆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為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閒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為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

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藴舉進士好文自立曰蘩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騊次卒次幼銘曰

葉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曽祖諱彦璋以閤門祇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為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没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飭顧其子敏修始六歳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輙泣曰自吾父没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為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姻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

吳氏尚饒於貲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閒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總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為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懐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昔人以為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為矣迺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

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㑹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為人彥達學問不茍徇世好為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孝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

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祉嫠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為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窮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

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巳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第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夭無幾何其幼子又夭而好問巳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為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為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禄以夭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為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

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叙好問之志為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砠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澨兮瀦為野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嬗紉里兒兮長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舉無婦以哭夫兮況欲卹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非而親戚孰憐爾騏

驥也而不以紲絺繡也襞而幽之室視其藏不為碧兮為楸柏之實霜萃兮木萎春風至兮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夫諱

睽之子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
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
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
亦卒二子諒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
寅葬應天府楚邱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
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
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
彊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摧場火者衆相傳虜至

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為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鑑山石衮龍儼奮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絶獻宋龍興致其版愛生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有旐旟粤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緐昌發跡初佐兩邦政有譽

火遌市人驚鄂饋靈武行者㾙克拚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殂夫人楊殞戚吁子誴詡儒冠裾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瓌以書來曰瓌宜見未有間也今瓌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黄而澤以欺暗獲售者

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瓌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瓌復自商河以書來曰先大夫没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内人君諱諤臣字彦輔其系葢出於唐相國衮五代之亂猶仕不絶有撿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

東徙棣州今為商河人曾祖諱峻安邱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已能自發憤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校書郎朝城縣尉凡府遣其校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君君

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嚬蹙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鞫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籥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為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

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禄丞知蒨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既無所取民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為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蒨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歸以其羡工塞塹為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

產魃譌云龍毋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縶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毋會即日雨歲亦大稔監堋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貰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箕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為常而課亦登堋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為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

司至衆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革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賛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為浮屠州大稱治徙徳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恩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為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

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禄丞易宣義郎七遷為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玨瓛玧璹前卒瓌仲琥季也瓌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渙瓌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為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録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絶無低昂親踈意然未嘗一言求於

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黄履君方知為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為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為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為文字如其説千言立成無留礙其亾不亂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為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為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絶馳反而觀内夫世安足為捨所為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為蜕猗歟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君墓誌銘

余頃為澶州司戶參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趍廡閉戶去庭中

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為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為之出涕叙其語歸之君諱通字擇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為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官擢大理丞知武强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兼

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葢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為廉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為平於清池雖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為直其在武强德清號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為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為

人短小𩔖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賙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深泗蚤卒深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慰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邱曾祖諱

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為氾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内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毅公涣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葢其里人君攝邑事召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為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

亾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為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擕鍤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閒得其鍤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叅軍經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

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廵檢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葢威儀迎導之或為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亾思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虵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二人夭女六人皆夭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為

銘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為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為望姓而君世家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

部尚書祖諱靚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
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
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
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為試將作監主
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
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
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户
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

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徙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户靳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畜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衰華亭户欺詐田已穫而撥其荄引水没之歲比訴當吏不能察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為十等號絫相驗欺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贖貨私諉令市竹君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

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令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録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皋酒侍禁方畯者仇也入境即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畯事莫脫者君明畯無它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鄞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

一二開喻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為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鬩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縁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為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詈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彊君往君即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黄隱初獻言濬之隱受公家費欲姑調楚海

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為方
且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為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
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為日長
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為使因求民私出
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并中之已
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為七空轉奉議郎服五
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料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
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

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汭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為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為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為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樂經時不解衣既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即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祔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

童子而厲巳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巳一官而盡巳

居所施如此使為大可知已抑雲者為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陜衝難守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彦通可迺以公知華州事屬歲不登米斗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糶糴者踵入老幼癃寡皆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實使者奏如民言即召對

將顯用而疾不果對廼以知兖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
補之家世舊來請銘廼序之曰公梁氏諱彦通字貫之
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魏國公曽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
學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
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陳國公謚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
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

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為祕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為恨丞相經畧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禄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静為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静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迺更知公丞相當國公每入

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絶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勲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臥汶復丏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既除不忍去墳墓守邵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逵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迺如其請吳氏

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剸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為多丁越國憂哀毀垂絶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

軍事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即詣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迺定夫賴以還者衆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為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為撓竟坐贓去自是寖益有聲上即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為神宗山陵專句司自塞決河督軍饟有功逮此三應

賞格各減課二朞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洺州事洺近漳城庳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霪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利者斬既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郛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即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洺州民擁其馬言守不䘏民困

願得前守活民御史問前守為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
因遣洺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
閉糶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
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祿
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
虜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公不服金帶禮
簿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著番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再

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鄜延修城調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邉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彊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為衰在兗時歎曰此先丞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恝然意乎為霽威嚴人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八為人開敏深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為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

利疚又奏乞計邉備講馬政編役書皆詳辯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著令大臣後禁毋折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晩尤薄於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没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宣義

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户参軍女長適董正封承議郎次適翟𤀹濠州定逺縣令次適王莌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偱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己酉葬公于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肅乃曁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用而微不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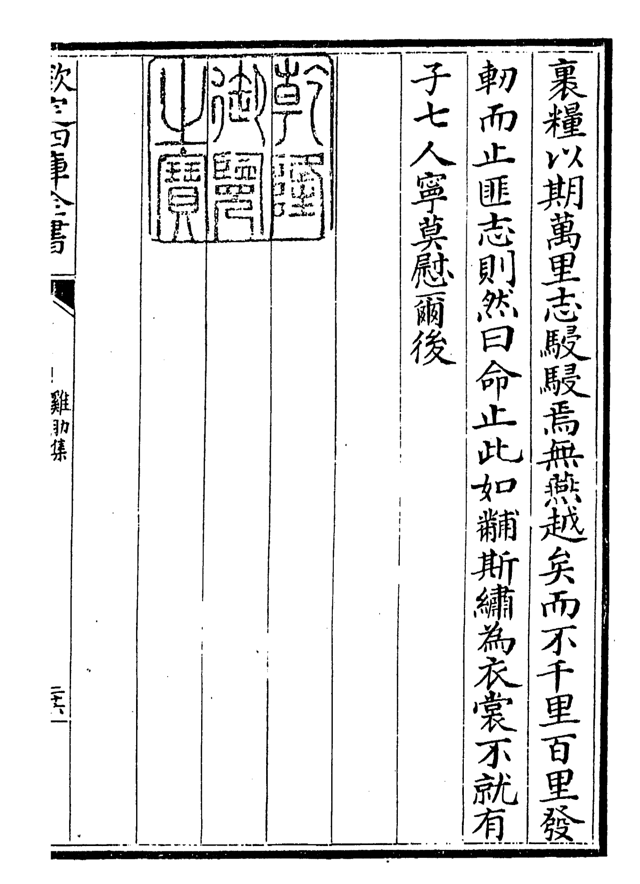
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維其陡矣有陂者澤其水決決有汶斯原如其世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

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
床下伺之夜中母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
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
為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
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齧君疏渠以殺其
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
益以為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
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

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之之第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珌璘瑋璹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黄潤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為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贍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為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雞肋集卷六十五